

中國時報 / 1996/09/08

至頭皮發麻得不知如何鼓掌，這種活生生、血淋淋地控訴，讓

至頭皮發麻得不知如何鼓掌，這種活生生、血淋淋地控訴，讓我起身時不禁一個踉蹌。導演是一個身穿白汗衫、手拿著菸的年輕人，我回頭看了他一眼，沒有微笑，他沈默地抽著煙，在煙霧裊裊中靜思。他就是**田啓元**，而這齣「忘記你我做不到」的戲，正是我從事藝文記者的第一個小劇場獻禮。

毛毛剛開始給我的感覺是神秘、叛逆和奇怪，在「割功送德」之前的政治劇「亡芭彈與魏京生」，就已經夠驚世了。那時小劇場的政治敏感症候群，就像出麻疹般，發燒發熱到每一個小劇場身上，如優劇場的「重審魏京生」、河左岸劇場的「迷走地圖系列」、環墟劇場的「被繩子欺騙的慾望」等等，當一個個小劇場像傳染病似的，繞著政治漩渦轉時，**田啓元**「啲！」的一聲教書去了，而「臨界點」也停了。

這好像急切的弦樂快板正在演奏時，突然從天上掉下了休止符，剛好卡在五線譜上和密密麻麻的音符之間，每次在**田啓元**的戲裡被整得很慘的「最佳女主角」詹慧玲，也突然穿起了洋裝，長髮紮起了「公主頭」，睜著杏圓的大眼對我說：「我現在在台原出版社。」一派文藝女編輯的模樣，就像**田啓元**也一派正經地當老師教畫畫。

兩年之後，毛毛重回「臨界點」懷抱，我也換了家報館，再次見到他，多了幾分自信，顯然在教書的過程中，他已不斷自省人與生命的態度、劇場與演員的身體關係。我一直留意他的感冒、咳嗽，故意去遺忘他的愛滋帶原，常叫他喝溫的蜂蜜檸檬水，或是煮過的可口可樂等偏方；就像我老是注意臉上的青春痘，又塗又抹地胡亂搽藥，卻忽略了內分泌的平衡。不過毛毛卻從未忘記病魔的潛伏，他學中醫習穴道按摩，中醫的經脈氣血運行，強調以自己的能量增強來保健，來抗衡疾病。結果這個老祖先的凝視，居然讓他領悟「身體」的重要